

生活
百味

师兄弟



闲云野鹤

这是我父亲和他的丁师兄生前的合影，距今已近80年矣。

父亲（下图右）和家住小巷的丁伯，当时都是通城十字街西边朱福记布庄的店员。

父亲14岁时从七年制的丰利小学毕业，1924年离乡背井，独自来通城打工，先当学徒，后做职工。师兄弟主要从事收布、验布的业务。

这些年，小孩们每当看到这张照片，往往脱口而出：“说相声的！”

这哪是什么说相声？！从“着短衫”到“穿长袍”，不过是我的父辈从打工仔奋斗到职员阶层，在一种服饰上的体现。

清明临近，睹物思人，潸然泪下。



曾祖父的名字



邓永宏

每个人都有曾祖父。

自己曾祖的名字，很多朋友会脱口而出。如果不是因为几十年来的大意，我差一点儿也能知道曾祖父的名字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倒是常聊起他的父亲。虽然我没有见过爷爷，但他的名字却一直刻在我的脑海。父亲一次不经意间跟我聊过，曾祖父在乡下做过鸡蛋买卖，虽是小本生意，但童叟无欺，口碑很好。至于曾祖父的名字，父亲从未说过，我也没有追问。

两年前，好友陈先生赠了我两册函装的家谱。读后，好似被什么东西启发，迫切想要知道我曾祖父的名字。可是又一想，三叔还在，虽已80多岁，但身体硬朗。有他在，就不愁不知道曾祖父的名字。

春节前夕，三叔在自家厨房里一跤摔倒，遽归道山。草木亦有名，今后我对于曾祖父，只知姓甚不知名谁了。每每想到这里，我内心追悔莫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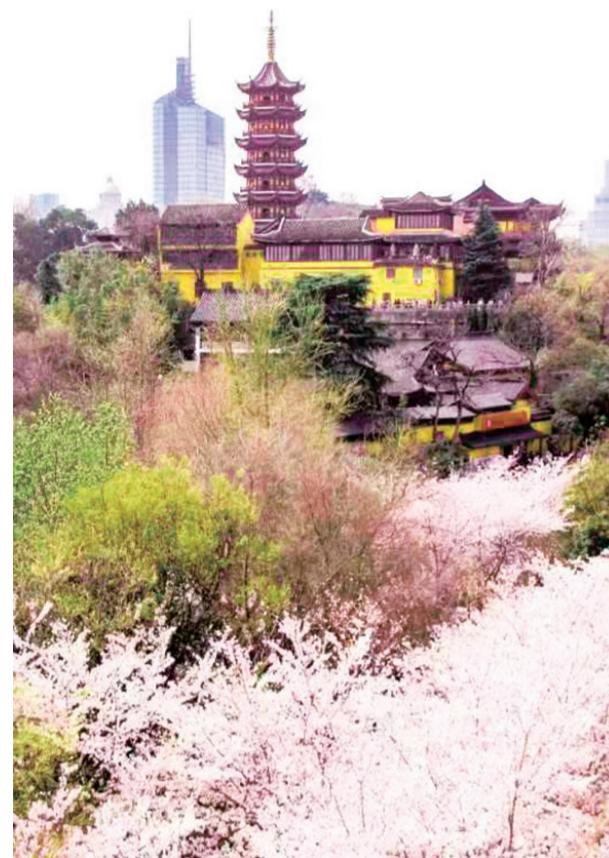


我不会用手机

每到樱花季，在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工作的朋友总会邀请我前往看展。当然，此时吸引我的，不仅是博物馆内来自白垩纪或三叠纪的标本，还有近处的数百株樱花。站在博物馆的顶楼向北眺望，那真是“一眼千年”的场景——已有1700多年历史的古鸡鸣寺，在无数透亮粉嫩的樱花簇拥下，不时传来钟磬之声。

3月，去鸡鸣寺路赏樱是市民一年一度的看花盛会，姑娘们都会撑起油纸伞，换上汉服，挽起发髻，头发上插一支花朵烧瓷发簪。鸡鸣寺这座在历史上多次毁于战争或火灾的寺庙，从前是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之首。改革开放后，1984年，南京市政府委托东南大学（当时叫南京工学院）建筑设计并重建了其中的大雄宝殿、韦驮殿、观音楼、豁蒙楼和景阳楼，相当一部分的建筑取三开间单檐歇山顶建筑样式，让古老寺庙变得恢宏又肃穆。此刻，老黄色的庙墙与万千株开到极盛的樱花彼此映照，让人如痴如醉。微风来袭，花的海洋仿佛在

地标浮漾花海中



微微摇摆。此时，我惊觉整个鸡鸣寺的建筑群落错落如一艘大船，不同的建筑构成了这艘大船的船壳、船体、骨架、船舱和上层建筑。而1990年新建的七层八面药师佛塔，犹如桅杆与船帆，破空而来，指引着这艘大船在花海中的航行方向。

而从高处北望，南京“古今交融”的奇景历历在目——就在药师佛塔的西北方向，获得第十七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紫峰大厦，以其高达450米的巍峨气象，成为这片花海的“定海神针”。无限的景深令人心旷神怡，仿佛人间烦恼都在这一刻消散无踪。



Ruby

四五年前的一个春夜，我读了丰子恺的散文《闲居》，当时大发感慨，在闺蜜群里贴了文中的一段话：“有一次我闲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曾经对自鸣钟寻了一回开心……拿油画颜料把它的脸皮涂成天蓝色，在上面画几根绿的杨柳枝，又用硬的黑纸剪成两只飞燕，用糨糊粘在两只针的尖头上。这样一来，就变成了两只燕子飞

杨柳燕子自鸣钟

逐在杨柳中间的一幅圆额的油画了”。

记得当时我对闺蜜说：“丰子恺真会玩啊！我好想看一看这自鸣钟被画成了啥样。”

这次，我拜访了位于桐乡石门镇的丰子恺故居——缘缘堂。参观路线是先漫画馆再缘缘堂。在漫画馆的一个橱窗里，没想到，我竟看到了《闲居》里写的自鸣钟。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惊喜！

正如文中所写，钟面被涂成了天蓝色，画上了绿色的杨柳枝，又用硬的黑纸剪成两只飞燕，用糨糊粘在两只针的尖头上。这样一来，就变成了两只燕子飞

我家墙上也挂有一只老自鸣钟。回家后，我心想，等

哪天高兴起来，不妨Copy丰子恺的创意，把白色的钟面变成油画，让老钟焕发出新的模样。

又想，平时多读书多积累还是有用的。若是之前没有读过《闲居》，大概率我就走马观花匆匆而过了，那就体会不到百感交集的惊喜。



把您的精彩微信
分享给更多读者

本版投稿方式：

邮箱 jhwbpq@163.com 或
扫二维码（如右）。投稿时请注明
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，同时附上
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
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乐活
人生

骑在树上的女孩



吾月

游完涠洲岛的景点，一路随便看看逛逛。无意间，看到一个骑在古老树丫上的小女孩，神采飞扬，妙目灵动。无论奶奶如何哄骗，就是不肯下来。

我伸出大拇指为她点赞，小女孩骄傲地昂着头，嘴角上扬，仰望天空，神情甚是得意。

本来嘛，哪个小孩没有个展翅高飞的梦想呢？说不定，她就是未来飞向蓝天的那一员呢？



倒伏



李爱婷

狗倒伏在主人腿边，寻求安慰和一口食吃。

谦逊、厚重的花卉倒伏在空气中，散发浓郁芬芳。

沉甸甸的稻穗也喜欢倒伏，尤其一夜雨之后……那便是农人的不堪设想了。

最近看新闻，粮食种植上架托盘栽培、电脑操控等，低头插秧和随处可听的秧号子也渐行渐远。餐盘越来越精美，食物也越来越精致，但农耕文化不该被丢弃。时不时地，我们也需要“倒伏”一次，去草地上，去田野里，奔跑、跳跃，接接地气。

